

康德“自主性”概念及其超越

董山民

(南京大学哲学系,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 在有关现代性的讨论中, 标志性的概念“理性”已经被人们解构, 但是另一概念“成熟”及其相关的词汇“自主性”则被学人忽略。自主性在康德的视野中是摆脱监护和控制状态实现启蒙的重要预设。福柯不满意康德的普遍理性概念, 从而引进历史本体论来批判理性及其公开运用的可能性。在对理性进行拆解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了自主性的背谬。自主性在中国现代性和后现代皆有体现的语境中, 有其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 康德; 自主性; 理性; 立法; 启蒙精神; 自我创造

中图分类号: B51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7)06-0626-06

学术界研究启蒙的文献可谓多如牛毛, 多数集中对理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进行剖析。对现代性, 人们仿佛待之若过街老鼠。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名著《启蒙辩证法》的开篇就说:“就进步思想的一般意义而言, 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使人们摆脱恐惧, 树立自主。但是, 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1}集中攻击现代性后果的同时, 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康德看重的概念: 自主性(autonomy)。要不要把灾难之源全部归结于启蒙? 启蒙之后的思想家是不是对启蒙进行了大拒绝? 可能还不能草率地盖棺定论。实际上, 福柯继承了启蒙的批判精神, 但他拒绝启蒙理性的元叙事地位。哈贝马斯则声称要完成启蒙未竟之业。本文试图重新审查自主性概念, 以图对理解现代性及其后果有所裨益。

一、康德的自主性思想

康德和福柯的同名文章《何谓启蒙?》都或隐或显地对自主、自我、自主性进行了言说。启蒙就其字面意思而言, 非常清楚, 乃受到光照, 得以彰明之谓也。康德对启蒙及其相关概念有两段经典的阐述, 他说: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 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2](22)}!

然而, 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别的东西, 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 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2](24)}。

我们可以在康德的阐述中看出两个关键词: 自由和理性。对于自由, 康德之前的卢梭就说:“人是生而自由的, 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3](4)}而理性则是康德批判哲学的武器和核心。承接了卢梭和笛卡儿的思想, 康德认为, 自由地公开地运用理性就是摆脱未成熟, 走向成年的充分必要条件。实际上, 我们可以这样转述康德的思想: 摆脱自然方式形成的状态, 遵守理性颁布的律法, 摆脱未成熟就是走向自主。罗宾·梅·肖特在《启蒙运动的性别》一文中这样描述康德对自主性的定义:“按照这个原则, 人‘只服从他自己的但确实普遍的立法, 他只是被约束来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行动, 因为这个意志无论如何就是一个被大自然设计来制定普遍法则的意志’。”^{[4](483)}这里面的大自然实际上不是古希腊意义上的本性, 也不是基督教意义上创世的意志力量, 而暗中切合了康德历史哲学中的一个观点, 即大自然的隐秘计划, 历史本身有自己的目的, 亦即后来黑格尔所谓的“理性的狡计”。但是, 康德批判哲学的精髓在于哥白尼式的转折, 即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 就把人之主动性的先验形式作为合法性的基础。罗蒂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他说:“钥匙之所以有效, 原来是因为我们暗中打造了适合钥匙的锁。”^{[5](192)}康德的诸范畴形式就是钥匙, 而感性的材料就是适合钥匙的锁。形而上学按照科学的模板搭建

了普遍必然性。

此外，在实践理性的领域，理性也登上了王座。肖特认为：“就像启蒙的理性必须排除情感影响一样，道德行为‘完全排除性向(例如同情和感性的爱)的影响’。”^{[4](483)}只有这样，理性判断才能被普遍化，才能与判断之所以得出的具体情景分离开来。因为理性的东西才能程式化，才能实现普遍化。而情感、欲望都是偶然的，经验的，零碎的。除了可普遍化以外，自主性的题中之义就是自己主宰，为自己而思考和行动。自主性也可以用康德最喜欢的名言来表达，就是为自己而思考。考虑到康德的先验哲学与笛卡儿、休谟、以及卢梭的关联，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先验自我在两个方面进行了立法，其一就是理论理性，为知识奠定可靠的形而上学基础；其二就是实践理性，颁布普遍应当遵守的道德律令。康德哲学以及启蒙运动，引进了崭新的自我观，先天蕴涵在每个人心灵结构之中的普遍理性成了人类知识生活和道德生活合法性的基础。

上段引文中，康德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成熟的标志是运用自己的理性为自己而思考，而无需他者的帮助。所有在他者控制之下施行的行为都是幼稚的、未成年的表现。这就是人的他律阶段。康德认为，上帝、神灵、王权等魅影之下的人都没有充分运用自己理性自由。康德的理性批判哲学这就是马克思·韦伯所谓世界实现合理化，神魅去之若弊帚。人类自由的历史，在这种意义上由此得以书写！合理化之前，理性处在蒙蔽的状态，那么，人在他律之下运用理智，全都是私下的运用，都受到自然王国的束缚。譬如，牧师之布道，军官之履行命令。可是康德明确主张理性的公共运用，面对世界公众的运用，人跃出了自己所在的社会位置，为整个人类立法。

那么，人们何以能运用自己的理性呢？理性到底从何而来？在康德那里，理性既是每个人不言而喻的推理能力，也是所有个体的共性。正是这个共性才使自主立法普遍化，为自己立法也就是为他人立法。康德“把自主性理解为明确的、自觉的热情，理解为人类尊严的必要表达。……自主性要求一个人干涉自然的倾向，用理性的动机来取代对象对意志的影响”^{[4](498)}。自主的主体还构成了目的王国，而不是纯粹束缚在自然的王国中，自主性是目的王国得以成立的条件，在目的王国中，个体准备接受并践行的准则必然被王国中其他公民遵守。那么康德的理性为何具有普遍的立法能力？为什么具有超越语境和历史偶性的维度？那么，康德对理性的设定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康德先验哲学思想中，对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论证表明：先天的范畴加上后天的经验材料就可以得到普遍必然性的知识，这个先验统觉克服了笛卡儿思想的局限。在笛卡儿那里，孤零零的自我必然依靠预设上帝存在才得以自洽。因此在笛卡儿那里，观念的清楚明白依然是灰暗不明的。更何况笛卡儿并没有为人类更为重要的实践生活找到有力的辩护！在休谟的怀疑主义和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的刺激下，康德创造性地完成了他的三大批判。康德哲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先验自我，这个概念我认为非常重要，可以说是理解康德自主性思想的钥匙，同时也是理解康德整个批判哲学的关键。正因为这种先验自我的结构，包括主动的范畴形式及其加工整理感性材料的能力，康德才得以完成知识的普遍立法；也正是先验自我，超越任何外在的经验和内心的欲念，自主性才能颁布所有理性人都应当的遵守的道德法则，从而构建义务论的伦理学。在康德的启蒙思想中，对理性的使用，其中的一个要求就是：“理性，就像康德的批判著作所证明的那样，被看作是一个普遍的、非历史的才能。”^{[4](480)}康德实践理性的运用就是从无偏私的理性出发建构人人都遵守的普遍性道德律令，简单的说，就是自己立法自己遵守。这样康德就完成了在知识领域和实践领域的双重建构，而且都具有普遍性。

二、自主性概念的缘起与康德的困境

康德到底有没有解决休谟难题，从而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奠基？同时，康德从自主性出发建构的伦理学到底能否成立？学术界很多人认为康德伦理学是形式主义伦理学，马克思主义就嘲笑了康德善良意志的实践能力。我们先来看看自主性概念的历史谱系。

严格地说，康德的自主性观念受到此前西方理智史的影响。在康德之前的柏拉图那里，灵魂的结构包括知、情、意三部分。灵魂中理性部分与情欲部分一开始就存在冲突、矛盾。柏拉图以马车之喻说明了这一点。当理性驾驭马车之时，灵魂欲望部分得到控制；而欲望的劣马拉着车狂奔的时候，自我就迷失了。我们可以推知：在柏拉图那里，自主性就是理性对情感和欲望的控制。

斯多葛主义的天命观对是否存在自主问题进行了探讨。斯多葛派认为人被判定履行一个角色，理性的行为就是顺从天命，在人生舞台上演好自己的戏份。这就是幸福的人生，否则就是不正义的，要受到惩罚。实际上，诚如赵敦华所言：“斯多葛派既要避免宿命论，

又要肯定人的自由和自主性,他们的学说在理论上是有矛盾的。”^{[6](104)}但是,斯多葛派强调赢得表象之间和感情之间存在的冲突的重要性,随后,在受到外物刺激和内心激情、欲望的挑动的情况下,圣人的自主性就是对之施行克服。刘易斯·亨齐曼认为,早期斯多葛主义的圣人主张的自主性就是保持内心宁静,洞察自然的秩序,忽略琐碎的激情,把外部世界当成整体,消除特殊事情造成的不安^{[4](495)}。

近代伽利略创造性的对自然的解释:自然说的是数学的语言,这促使人们思考自我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发现“自我控制让位于科学知识对世界的掌控”。在罗蒂看来,科学主义的胜利就是理性的胜利,人类没有上帝也可以生活了,后神学时代来临。此时,自我的自主性就是遵循机械力学的原则。如果找到了自然界的本质,用自然自身的语言呈现自然,那就是人的力量的象征,也就是自主性的标志。

笛卡儿的反叛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更加具有解释力的自我观,把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放在心灵之中,而不再仰望星空和朝向上帝。在笛卡儿的知识观中,心灵是一面镜子,我对世界的知识就是我的心灵装配起来的有关世界的表象。但是,有关实在的表象的图景却受到了笛卡儿在《方法谈》说到的“欲望和导师”的影响。泰勒在《自我的根源》中对笛卡儿的思想评论道:“当理性让激情守住他们正常的功能时,它就支配着激情,对笛卡儿来说,理性开始于一种工具性的控制。”^{[7](150)}诚如亨齐曼所言:他“仍然在神权政治的框架内进行论证,他们并不设想自我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则;相反,上帝作为创造者已经如此这般的设计了人类的心灵,使他适合自己的使命”^{[4](495)}。

尽管笛卡儿和洛克已经强调了“独立的自我负责的理想”,这种能对心灵自己的活动进行对象化反思的东西仍然不能让康德满意。康德的自主性,诚如上文提到的,要求主体为自己颁布应当普遍遵循的准则,以理性为基础,而不是让对象来决定人的行为动机。用康德自己的话来说,“自主性因而就是人类尊严和一切理性本质的基础”。我们从中发现,康德毫无来由地认为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且应该有勇气对理性进行公共的运用。但是,康德从来没有考察勇气是怎么来的,也从来没有告诉读者他的批判能力是怎么来的。康德试图排除情感,寻找纯粹的理性法则。其实,排除情感、欲望是康德建立先验自我的前提。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康德的自主性具有超越历史的直觉主义的痕迹。在康德那里,似乎存在一个纯粹的真实的自我和权威历史塑造出来的虚假自我之间的对立。康德试图把真实的自我从历史中超拔出来,独立地面对崭

新的实践和理论生活。黑格尔尖锐地指出,康德的自主性从来不考察自己的建构过程。在康德那里,理性能力仿佛凌空而降,自主性也可以空穴来风。

其实,康德预设的自主性隐含一个危险的逻辑。康德把自主性等同于自由地运用理性,而康德从来没有从历史和内容角度来考察理性本身,而理性的元叙事功能从此滥觞。诚如福柯指出:“这种理性本来是在偶然性中发展出来的,却企求普遍性……应彻底研究的东西正是这个普遍性,其结构的自主在自身中包含着专断主义和专横的历史。”^{[8](451)}只是单单地无限地夸大理性颁布可普遍化道德律令的能力。他没有看到,缺乏情感引导和意志制约的理性很可能堕落为纯粹的手段进行辩护的纯形式。康德的本意是要彰显人的自由和自主性,让人从神权和专制权力解放出来,但是,他打倒了上帝和传统的权威,却树立了另一个严酷的君主——理性的权威。下面我们还要详细地考察福柯对康德自主性的批判。

三、福柯对康德自主性的批判

在考察福柯对康德自主性思想批判之前,简略地看看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黑格尔认为康德没有把自主性放在历史的一个环节上来考察自主性的构成。黑格尔一直认为绝对精神内在发展的环节是理性自己的。因此,理性和自主性有自己的历史。但是,康德把自我、自主性剥离出具体的历史语境进行纯粹的考察,似乎认为主体先验地具有批判能力和普遍立法能力。实际上,康德也不是完全忽略了历史,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叫启蒙?》中,康德看到了理性的私下运用,其隐含的观念就是权威扭曲了人的自主性和人运用理性进行公共批判的能力。“只需服从,不要争辩!”就是欧洲历史的产物。但是,康德似乎并没有认真对待人类为什么不成熟,不敢运用自己理性的原因。而在黑格尔眼里,人类理智的不成熟就是世界精神的必然环节。

康德说:“而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的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的运用。”^{[2](24-25)}康德似乎认为一个人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作为权力机器齿轮的人格和学者的独立人格;学者的人格可以保证人们以公共的方式运用理性。

福柯首先置疑理性的公共使用是如何可能的,他说:“但是,问题是那个理性的公共使用是如何被保障

的？如我们所知，启蒙不必简单地被理解为整个人生的一个总体过程；它不必仅仅被视为属于个人的义务，它现在是作为一政治问题出现。在任何情况下，问题是了解理性的运用是如何采取它所必需的公共的形式，当个人尽可能审慎地服从的时候，知的冒险性如何在光天化日之下运作。”^{[9](425)}在康德那里，人的个性在具体的历史和权力话语下是自然生成的，但是人居然还有从受到制约的权力架构下脱离出来的可能性，理性的私人使用是人历史性的一面，公共使用是超越性的一面。福柯的疑问是，在权力结构和历史语境之下，自我的人格结构早就受到了胁迫和污染，又怎么能够做到无偏私地运用呢？康德的理性公共运用，如果想要成立，必须完成两个推论：其一，蕴涵在学者批判性人格中的自由原则既要服从权力，又要追求公共性，而且获得公共性批判的智力资源不会匮乏。譬如我们既能为纳税找到符合统治者利益的理由，这个不难找到；又要对纳税是否合理找到符合公共利益的思想资源；其二，假如我们认为，理性的私下运用不是自主的，那么理性的公共运用必然就是自主的，而且康德要能保证公共运用理性没有受到其他权威或其他力量的控制。因为这样才不会违反真正自主的要求。也许第一个推论不难得出，我们可以假设学者具备双重人格，能站在公共立场向他的读者说话，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双重人格怎么来的？是先天的吗？康德当然可以这么回答，实际上双重人格只能是历史的，是形成的，不是内在无历史性具有的。除此以外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保证站在公共立场运用理性一定就是自主性的，没有受到操纵？也许我们受到了其他逻辑的操纵。譬如我们主张减税，但是减税政策是不是受到了投资者们的操控呢？康德的问题在福柯看来就是纯粹形式化的，不涉及任何经验内容。其实在具体的历史和实践语境下，真正的自主性总是可疑的！尤其是自主颁布的具有可普遍化可能的道德立法。

由于这种先验自我的自主性缺乏进行自主判断的完全能力，因此，福柯认为康德倡导的自我观其实并没有摆脱外在的权威和内在的激情的镣铐，他认为，现代自我是由规训、惩罚性的实践塑造出来的，无论是哲学中自主的主体，还是法律中的个人，他们被实验手段、现代医学知识、军营、学校纪律、监狱电子监控器等操纵的主体。我们找不到一个超越任何经验语境和权力主体的上帝般公正无私的自我，自我都是一定的历史语境下形成，并与社会实践要求联系在一起。因此，福柯把历史谱系学引进了权力分析，他认为正是各种权力结构锻造了自我的铁笼，超越性的自我及其相关的自主性必须依靠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

外的力量，把普遍性的法则体系打破。福柯的自我就是：“批判的实践不再是寻找具有普遍价值的正式结构，而是对一些事件的历史性的探讨。正是这事件引导我们去认识和构建我们自己——作为我们正在做、正在想、正在说的我们自己。”^{[9](437)}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福柯不再相信康德对自我设定的结构，而是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考察流动的自我。“自我不是给予我们的——我相信这个思想的唯一实际结果是，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像艺术品一样创造出来。”^{[9](351)}在福柯那里，自我远不是静止的完成了的东西，也谈不上成熟与否的问题，自我是敞开的，是在形成中的，他说：“(主体)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不首先也并不总是等同于自身。……正是这些与真理的游戏相关的不同形式的主体的历史构成令我感兴趣。”^{[4](507)}

福柯的另一个批判就是针对理性。福柯的批判从两个方面展开，首先，康德对理性的无上推崇是英雄意志的体现，是把现在以及现存的“合乎理性的”东西永恒化的意图。理性架构秩序成了不受批判的东西，这违背了启蒙运动批判的精神。康德及其其他启蒙运动的推动者试图以理性建构的形式，在人间建立合理化的永恒的制度。就是说：“现代性态度为了将飞驰的时光保持住或永久化而把它当成是神圣的。”^{[9](431)}那么，在福柯看来，这里批判的开放性就被窒息，理性建构起来的的东西成了丰碑，它们可以逃避理性进一步的批判。福柯引进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引进批判，分析微观领域之内的权力—知识的同谋关系，这就试图克服理性的霸权主义，不能让理性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体。福柯认为，理性的批判应该让位于实践的批判。他说：“批判的实践不再是寻找具有普遍价值的正式结构，而是对一些事件的历史性的探讨……在这个意义上，批判不是超越的，它的目标不是制造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它在构思上是谱系学的；在方法论上是考古学的……批判将不去寻求所有知识或所有可能的道德行为的普遍结构。”^{[9](437)}

其次，福柯拒绝“支持或者反对启蒙”的敲诈。根据普遍理性立法的逻辑，要么成为理性的，要么选择非理性。如果你选择了癫狂等非理性，你就将成为被规训的对象。但是在福柯看来，成为理性的，同样也是一种规训。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权力运作把异己的力量排斥在外，其实就像中世纪宗教裁判所所做的事情一样，都是非法的。但是现代性倡导的理性似乎为自己的非法行为作了强有力的辩护，因为他声称自己的是合理的。现在的批判不是在“是与非”、“正确或错误”的二价框架内施行批判，批判应该放在具体的

历史语境中进行。反对理性超越性的批判和无历史性的自主性,这并不等于放弃启蒙的批判精神,恰恰就是启蒙精神的发扬光大。我们不能把理性和传统给我们的东西不接批判的接受下来,把理性构建的同一性当成是永恒的价值,而要敢于面对差异性,承认差异性的合法地位。自主性恰恰就是要承认差异性,承认在众多的历史语境中同一性只是偶然的,存在变动的可能。这不是反对启蒙运动的理性,而是继承启蒙运动批判的事业。因此,我们认为福柯是启蒙运动真正的儿子。

四、自主就是自我创造

康德把自主性界定为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其目的就是让人摆脱外在之物、内在之情的干扰和控制。其实,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进一步提到理性的立法如果要具有普遍性,必须有共同意识。他说:“作为一种判断的能力,这种共同意识在反思中把其他每个人展现[事物]的方式(先验地)考虑进我们的思想中来,仿佛是为了把我们自己的判断和一般的人类理性进行比较,因此避免由于把主观的私人条件误作客观的条件而产生幻觉。”^{[10](150)}共同意识恰恰需要采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才能得到解释。实际上共同意识是人们在共同的生活形式中长期演化,然后沉淀下来的社会意识。生活形式相似的人才会产生共同意识,我们之所以与别人同样赞美一座山,一束花,一幅画,那么因为我们生活上曾经有过同样的审美经验,或者接受过同样的审美训练。这种共同的生活构成了共同意识内容。因此,在作出自主性选择的时候,我们的选择就是他人作出的选择,行为法则因此才有普遍性。

自主性是历史性的,不是抽象的纯形式的选择姿态,即这是“我的”;实际上,这是“我的”也是“我们的”。我的自主性也是在不断超越、解构的,始终要警惕把本来是历史的局部的东西永恒化,而要以不断批判的姿态面对“我的”立法。福柯把历史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引进了自主性。他说:“相对于那些最坏的政治制度在整个20世纪一再重复的制造新人的计划,我宁愿选择这些过去20年中在许多方面被证明可行的非常具体的转化。这些转化涉及我们的存在、思想方式,与权力的关系,两性间的关系……我宁愿选择那些部分的转化,这些转化一直是在历史分析和实践态度的相互关系中产生的。”^{[9](438)}罗蒂非常赞赏福柯

历史主义的态度和谱系学方法。他同样拒绝把自我当作必然的具有某种先天性质,譬如理性的东西。跟福柯认为主体是一种发明一样,罗蒂认为自主性不是去发现自我的先验结构,而是去不断地重新描述自己的形象。罗蒂接受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认为自我是偶然生成的。因此,他反对康德实践理性的普遍立法原则。他赞成弗洛伊德说:“他把道德意识加以非普遍化(de-universalize),使道德意识变成像诗人的创作一样,个人有个人的独特性,因此他让我们把道德意识视为历史条件的产物,和政治及美感意识一样都是时间和机缘的产物。”^{[11](47)}

罗蒂认为不被别人复制,不复制别人使自主性的重要标志。自主性就是不断地在历史语境中不断地创造崭新的自我形象。特别在艺术活动中,诗歌,绘画,……不把某种东西当成我们必须去对应的符合的东西,拒绝任何东西是我们必须抓住的东西。福柯赞赏波德莱尔:“对波德莱尔来说,现代人不是去发现他自己、他的秘笈、他的隐藏的真实的人;他是试图创造他自己的人。这个现代性没有‘在他自己的存在中解放的人’;它迫使他去面对生成他自己的任务。”^{[8](433)}

五、自主性在中国语境中的意义

康德的自主性概念主要的意义在于强调人的成熟就是公开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从而颁布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律令,因为其摆脱了外在的情感和经验的考量,故具有立法意义。但是奠基在元叙事、无历史的理性的基础上这种纯形式的立法,最后导致了个性的实质丧失。启蒙运动高举的理性旗帜最终变成了规训和操纵的工具理性,自主性也因此而彻底丧失。福柯继承了启蒙的批判精神,但是解构了知识和权力的同谋关系,是启蒙批判事业的真正继承人。他强调自我的不断创造对自主性的意义从而启发了罗蒂的不断生成的自我。西方经过启蒙的洗礼摆脱了权威和权力的控制,达到康德意义上的不断成熟,公开运用理性批判强制了、操控了自我选择的工具理性。中国目前处在现代性尚未完成,后现代已经风生水起的特别历史阶段,一方面我们要公开运用理性,祛魅传统的迷信和权威,建构普遍性的制度架构和道德法则;同时我们不能被工具理性的大网笼罩,而要不断地自主地创造新的自我。如果说,对西方人而言,后现代矫正

了现代性之失，那么对国人而言，普遍立法仍然漫漫
长路；而征途之上，批判的精神不能丧失，自主性不
能缺失。

参考文献：

- [1]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 启蒙辩证法[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3.
- [2] 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3] 卢梭. 社会契约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4] 詹姆斯·斯密特.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5.
- [5] Rorty Richard.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M].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 [6] 赵敦华. 西方哲学简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7] Taylor Charles. Sources of the Self[M].
- [8] 福柯集[M].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451.
- [9] 汪晖，陈燕谷. 文化与公共性[M]. 北京：三联书店，1998.
- [10] Kant. Criticque of Judgment[M]. Indianapolis, 1987.
- [11] 罗蒂. 偶然、反讽与团结[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

On Kant's conception of autonomy and its transcendence

DONG SHANMIN

(Philosophy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In the discussion about modernity, its distinctive conception “autonomy” has been deconstructed by many authors. However, another conception “mature” and this term “autonomy” related to it were ignored. Kant believes that “autonomy” would be preoccupied inevitably in order to escape from the supervising and controlling state. Foucault discontented with the universal concept of what Kant ever intended to, and he furthermore put forward his historical ontology which will be used for checking up reason and its public employment. From his criticism, we find out that there is a dilemma about autonomy. It is high time we reviewed carefully “autonomy” in terms of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 words: Kant; autonomy; reason; legislation; spirit of enlightenment self-creation

[编辑：颜关明]